

刘永·著

Bimo QingYuan

是读者对心慈神往的内心世界  
美的仰望，是对社会、人生、  
人性的深度剖析。

# 笔墨 太极 缘

沈阳出版社

# 笔墨情缘

刘永著

沈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墨情缘/刘永著.-沈阳:沈阳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41-4277-9

I. ①笔…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0693 号

---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7mm×210mm

印 张: 13.5

字 数: 3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张 晶

封面设计: 王学东

版式设计: 张凤梅

责任校对: 牛靓苏

责任监印: 杨 旭

---

书 号: ISBN 978-7-5441-4277-9

定 价: 38.00 元

联系 电 话: 024-62564943

邮 购 电 话: 024-62564943

## 目 录

第一回	狂飙席卷 插队落户到山乡 巨石滚落 人命关天欠情债	1
第二回	探病问伤 春日梨花抒情怀 逗乐搞笑 秋风坡地起波澜	9
第三回	调戏惹事“大金牙”挨通天炮 仗义执言“小诸葛”镇工作组	19
第四回	小酒馆里 三兄弟俏侃情色 红松岭上 钟海荃义点鸳鸯	28
第五回	坦诚相见“带青队长”敞心扉 至情感人“才子大哥”应连理	39
第六回	真心汉子 柳轩回城不悔婚 资深报人 蔡部提亲遭拒绝	49
第七回	经济贫窘 洞房花烛渐暗淡 志趣迥异 鸡毛蒜皮燃火星	58
第八回	眼界受阻 满腹是理说不清 情生缝隙 好心也当驴肝肺	70
第九回	萧青请客 柳轩偶逢美艳妇 发子盛宴 蔡丽初遇心怨人	80
第十回	自鸣得意 发子访谈露真馅 巧施计谋 柳轩看稿中阴招	90
第十一回	机关算尽“狐狸精”床戏泡汤 秉笔直书“无冕王”笔墨揭黑	100

第十二回	老辣生姜“蔡编委”装傻躲灾 初生牛犊“柳名记”敬业招祸	108
第十三回	投鼠触器 批评稿反被批评 杀一儆百 问责文竟遭问责	115
第十四回	借刀杀人 赵白发密谋使坏 鸡毛令箭 关大志效忠发威	121
第五回	诱以利害 社长导演做伪证 挟之短长 夫妻跟踪大斗法	129
第十六回	桑拿浪热 郭梨花柔情通天 人情冰冷 尚效仁血口喷人	139
第十七回	怒讨说法 柳轩穷追“哈巴狗” 仗义执言 萧青怒斥“色鬼叔”	148
第十八回	劳燕双飞 柳轩于芝终分手 黄雀在后 蔡丽老妈被骗财	157
第十九回	先予后取“黑心郎”悔约讨房 由爱生恨“大美女”设计害人	164
第二十回	狼狈为奸 狗男女床帏密谋 冠冕堂皇 新官僚纸面推诿	171
第二十一回	不甘受辱 才子愤然递辞呈 另有所图 美女趁虚入家庭	181
第二十二回	心灰意冷 萧青省城谋新职 言真词切 大荟北京寄箴言	192
第二十三回	豪情回放 雄姿勃发肯攀登 壮志未酬 缪斯眷顾任遨游	201
第二十四回	为情所惑 提醒权当耳旁风 因计设局 亲昵实为迷魂药	209

第二十五回	口蜜腹剑 柔情服侍为巧取 移花接木 辛勤劳作被豪夺	219
第二十六回	弹冠相庆 青春剧本轻易主 金蝉脱壳 谗秘美女快闪人	229
第二十七回	惊诧莫名 醉里挑灯看屏幕 悔不当初 梦中醒来寻迷踪	241
第二十八回	誓讨公道 期冀法律申正义 为填私欲 玩转金钱抵是非	251
第二十九回	义正词严 柳轩庭前陈实情 颠倒黑白 蔡丽幕后布冤案	258
第三十回	船漏屋破 败诉又遭群氓殴 疾风劲草 振作多亏挚友帮	269
第三十一回	见风使舵 曲天平点破机关 化蛹成蝶 柳才子悟透红尘	277
第三十二回	重起炉灶 笔下揭疯狂欲望 休闲网游 屏上遇天使女人	286
第三十三回	心有灵犀 余晖脉脉赞博客 一见钟情 读茶看海品芳园	295
第三十四回	情投意合 马护士重金资助 呕心沥血 柳作家长篇推出	304
第三十五回	诤友是宝 萧青撮合良缘事 好书为媒 小蕙欣逢心仪人	312
第三十六回	缘分深深 菊兰好和相见晚 坎坷多多 风雨过后彩虹来	321
第三十七回	磊磊落落 清净茶馆真清净 苟苟且且 污浊无赖太污浊	331

第三十八回	见异思迁 好色痴迷“金发女” 故伎重演 图财甘作“负心汉”	339
第三十九回	利欲熏心 讹诈不成施盗版 金钱作祟 妇唱夫随陷泥沼	350
第四十回	图穷匕现 发子恶计困英才 单刀赴会 柳轩大意入网罗	358
第四十一回	罪恶当诛 群丑灵魂大亮相 光明无敌 警民携手喜收局	368
第四十二回	长篇畅销 柳轩一夜红遍天 人言可畏 小蕙百思婉拒婚	379
第四十三回	情深似海 诗词唱和多牵挂 爱重如山 病榻依偎结姻缘	387
第四十四回	雨滋露润 青春再造人不老 寒袭霜打 晚霞辉映叶愈红	397
第四十五回	友谊常青 大荃正亮喜设宴 巧事奇出 方威柳笛书情缘	405
第四十六回	志高情远 柳轩携妻迁江南 杏花春雨 水乡张臂迎新篇	412

据资料记载，湖岩市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风土人情，特色鲜明。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林海雪原》中的很多生活原型，就出自这里。本书叙述的是一位当红作家柳轩的坎坷经历以及他与几个性格迥异女性的情感纠葛。

故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那场“史无前例”的知青上山下乡说起。

## 第一回 狂飙席卷 插队落户到山乡 巨石滚落 人命关天欠情债

### 1

深秋时节。这天，阴云密布，凉风飒飒，大自然给人以肃杀的感觉。穿着单衣薄衫的人们，有的已经缩成一团了。

柳轩他们乘坐的老牛破车，在崎岖山路的颠簸越来越严重了。暮霭中，赶车老农怀抱短鞭，昏昏欲睡。

距离长白省湖岩市城区 200 多华里的三王寺公社，处于城市东部的深山区。这里，层峦叠嶂，路径弯弯，沟壑道道。“进入东山沟，步步踩石头”。当地老百姓是这样形容它的“穷山恶水”的。

湖岩市九中全校 1000 多名学生，今天开始了新的生活：到农村插队落户。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去滚一身泥巴，练就一颗红心”。

熟悉的一切渐行渐远，陌生的世界越来越近。身为原高中三年 8 班团支部书记的柳轩，对此感到十分困惑。

他的头脑里不时地翻腾着市政府广场刚刚结束的那躁动的、嘈

杂的欢送场面。旗帜、标语、口号、歌声。黑压压的人群，说不完的话语。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就像被恣意的秋风吹得一会儿舞上半空，一会儿又摔到地上的废塑料袋，他的思绪也是忽上忽下地飘飞，不知道终归何处。

眼前路上的沙土越发稀少，逐渐裸露出大大小小的鹅卵石、碎石，疙疙瘩瘩，坑坑凹凹。牛车缓缓前行。

柳轩他们一行 15 人，就是乘坐着两辆这样十分原始的交通工具，由三王寺公社来到此行的目的地——东山台大队插队落户的。市里来的大卡车，把他们送到公社机关所在地以后，已经原路返回了。

到了青年点，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供电不足的 25 瓦灯泡，闪动着，散发出淡淡的乳黄色光亮，把一个个人影拉得老长，又很夸张地把它们投到不远处房屋的山墙上，又高大，又变形。

柳轩他们插队的青年点，就在这个大队 3 小队的饲养所。他们一下车，看到那破败的样子，都不由得心里一紧，面露怯色。大队干部忙说，这是临时的，临时的。以后要盖个像样的住处，不能委屈了你们这些“洋学生”。这个承诺，一直到 3 年后“清点”，知青全部抽调回城，也没有兑现。大队干部不是刻意忽悠他们，那里也实在是太穷了。

总是咳咳嗽嗽，动辄把黏痰吐出老远的饲养员赵大叔，70 多岁了，和男青年住在一铺炕上。他一夜不睡多少觉，半夜要起来几次喂牲口的。院子里的电灯，彻夜不闭，牛、马、驴在它的照耀下吃着夜草，饲养员起来喂牲口也有亮。微弱的灯光透过窗户照射进屋子，洒

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好像总是“地上霜”似的。

这是 5 间陈旧草房。一进门这间，是过道兼厨房，两侧各 2 间，南北都是通铺，分别住他们知青 8 男 7 女。

院里，是牲口棚、猪圈、柴禾垛，到处散布着杂物、垃圾、粪便。从院外大道进入房屋有几十米远，2 尺多宽的土路上，垃圾、粪便相对少些，有扫帚清理过的痕迹。

院里有眼老井，四周木围栏已经残破。多年被磨损得两头粗中间细的辘轳还在，悬着井绳，吊着小型柳罐。井里的水，是专供牲口饮用的，人万万不能喝，洗衣服还勉强。院子里的牲口粪便随着雨水，已经渗进其间。青年点做饭用水，要到 500 多米外的一处山脚下的泉眼去担。那里的水倒是终年汩汩喷涌，满是清冽、甘甜。

牲口棚里，两匹羸弱的老马，呆呆地站立，不知所措地张望着这个世界。几头牛散放着，漫不经心地咀嚼着、撕扯着玉米秸秆。有时，它们又懒洋洋地卧在那里，闭目养神似的，在反刍、消化着吞进的粗糙饲料。

这幅衰微、破烂的图景，就是给柳轩他们这些“洋学生”留下的第一印象。人们常说，第一印象的烙印往往是最深的，有的终身难忘。柳轩怎么能忘记了他生命航程中的这特殊驿站呢？

## 2

日落时分。在西屋南炕上，青年点男生中年龄最小的小汪，四脚八叉，大头朝里躺着，精疲力竭的样子。他上山跟着大家一起伐木头，每天也要完成 300 斤的任务，够受的。这是刚从山上回来，累坏

了，棉鞋、腿绑都没有脱下、解开，就要睡着了。

同学大齐是个黑黝黝的大块头。他迈步进来，瓮声瓮气地喊：“喂，吃饭了，起来吧。”小汪哼了一声，翻一下身，把头往里挪挪，干脆拽个枕头盖在头上，顾头不顾屁股的，不理大齐的呼唤。大齐又拍拍他屁股，他仍然一动不动，睡死了一般。

青年点点长钟海荃过来，温情地喊：“小老弟，我知道你没睡，别装了，起来吧，好不？知道你上山一天累了，你的小身板有点扛不了。可是不吃饭，不是更糟么？你经常看书学习，最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道理了。听大姐的，快起来吃饭。饭后，我们还得学习‘毛著’呢！”

听钟海荃这样说，小汪很不情愿地坐了起来，揉揉眼睛，摸摸脑门，不无调侃地说：“大荃姐不愧是咱们青年点点长、天下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炕头上了。我不是装，是真困啊，不想吃饭，就想眯一会儿。现在好了，走，跟着党走，吃饭去喽！”

“大荃”，是钟海荃的绰号。她离校前是高二8班团支部书记，一直是学生领袖。“身为女儿身，心是丈夫心”。不仅学习成绩优异，为人更是豪爽、大气，性格开朗、乐观，说话大声小气，动辄哈哈大笑。男生女生都喜欢她，把她当作知心朋友，有话愿意对她说。“大荃”，就是大家送她的美誉。当地老百姓刚听说“大荃”，不明白什么意思，都有点发愣。待弄明白了，也跟着叫。她自己更是无所谓，你喊，她就答应，不在乎什么淑女不淑女的。时间长了，连她本人真名，都给扔一边了。

看着小汪起来了，大荃、大齐就一前一后地往东屋走。

东屋晚间住着女同学，白天则是大家公用的餐厅。地上摆着两

张圆桌，吃饭时男女各一桌，有坐炕沿的，有站地上的，有端着碗边走边吃的，也够用了。

大荃、大齐两个人走到外屋，不约而同地听到从远处传来笛声。一曲《苏武牧羊》，音调凄婉，飘逸，如泣如诉。

“又是大哥在那抒情呢！”大齐说。

“你赶快去招呼他吃饭，别再吹奏了，一旦让大队的个别人听到，又要添麻烦。”大荃吩咐大齐。大齐转身出门，喊道：“大哥！吃饭了。”

“大哥”，就是本书的男主人公柳轩。他是高三学生，下乡时插班到这个二年8班青年点落户的。年纪大，学龄长，人也高，平时又有点老兄的姿态，这些二年级同学，就异口同声地叫他“大哥”。

此刻，柳轩正坐在不远的山脚下一块青石上，吹着短笛，头脑里回荡着“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困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比铁石坚……”的诗句，思绪沉浸在对苍凉、无垠的北国荒漠的想像中。

听到同伴们呼唤，他站起来，应了一声，拍了拍屁股，回来了。

### 3

巍峨崇山，树木茂密。潺潺流水，清澈透底。一株株几十年生柞树，倔强地生长在那贫瘠的山坡上，有的竟扎根乱石之中。树下铺满落叶，厚厚的，软软的，踩上去感觉就像一块天然的大毛毯。往远看，蓝天白云，清晰，透彻，一览无余。近看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工业污染，一切显得那样安静与质朴。只有偶尔的啾啾鸟鸣，风吹树摇，

方给这似乎无人问津的自然生态，平添几分动感。

现在，知青们采伐大柴来了，打破了这里有点原始森林味道的深山老林里的静谧。

“大柴”，是当地老百姓对供给城市做燃料用的劈柴的俗称。那年头，当地生产队里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吃粮靠返销，穿衣靠救济”。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公社分配的指标，从山上有限度地砍伐些大柴卖到山外去，是他们唯一的副业收入。因为有它，东山台大队秋后才有每天10个工分，折合5角钱人民币的收入。不少临近的队还没有这样的资源呢，那里的社员对此眼红得要死。

砍大柴，就是从山上把几丈高的大柞树锯倒，清除其枝蔓，将光秃秃的主干拉到山半腰可以停得住牛车的地方，等待牛车来运走。这里不走马车，它也上不来如此陡峭而坎坷的山路。

青年点的男生、少数体质特好的女生，爬到山顶去砍树，山腰下面已经砍光了。其余女生和生产队派出的“带青队长”，在下边堆积大柴的地方，码堆，过磅，记账。

高高的山巅之上，知青们三三两两忙活着。柳轩与大荃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边拉锯，边聊天。

柳轩说，听说你在班级里学习成绩特别突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你将要和我们三年级毕业生一道参加全国高考，真有这回事么？

大荃说，哦，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时，不是也提倡教学改革么，想用我们几个做做试验。都是没准的事呢。再说，功课没学完，我看也没有什么指望。

柳轩说，学校能想到你，说明你还是有实力的啊，你可别跟大哥

我来那个“过河拽胡子——牵须(谦虚)”。其实,真不行的倒是我们。你知道,我们高三上半年就把全部课程学完了,左一遍复习,右一遍模拟,晚上9点宿舍关灯,不少人还躲在卫生间里看书。即使这样,很多人对能否考个理想院校,也没有把握呢。

大荃说,你行。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年组,三年8班、二年8班,楼上楼下,情况还是知道一些的。我听说,你的文科特别突出。学校板报刊登的你那首诗歌《歌颂董加耕》,我们班很有印象呢。那年,元旦晚会,我还朗诵了一段:“董加耕啊,董加耕,你的青春火样红。正如你的名字,你懂得生活,懂得生命,更懂得把青春与热血向祖国奉送。神州大地需要呵护、播种,你就俯首甘为孺子牛,去加劲地种,加劲地耕……”

柳轩说,得得得,可别再提那东西了,够寒碜人的。那是写不好,瞎写。那叫什么诗啊!简直就是喊标语口号呢。不说这个了。我问你,最近方正亮从部队来信没?他在绥芬河干得怎么样?

大荃说,来了啊。他从学校入伍二年了,我们每月一封信件往来,风雨不误。正亮在咱班级念书时,看起来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的,其实心思还是挺细的。他工作再忙,这件事从来没有耽误过。

柳轩说,你们俩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作为同学一直处得好,有感情基础。真羡慕你们……

说话间,柳轩、大荃两人的锯拉到位了。柳轩站起来,用双手拉紧了早已捆在树干上的绳子,让它按照一定的方向倾斜。一棵四五丈高的大柞树,慢慢地倒下了。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大柞树哗啦啦向下倾倒时,柳轩的手劲一下子没使均匀,致使树干实际倒下的方向偏离了预定目标

一尺多，正好砸在一块斗大的石头上。这块石头，经过多年风化，根基已经松动。随着大树“咕咚”一声着地，大石头突然脱离山体，连滚带跳，向山下箭一样飞去。

更可怕的，它直奔的方向，正是下面堆积大柴的停车场。

此刻，东山台大队党支部书记于辛堂的女儿、共产党员、“带青队长”于芝，与几个女青年一道，正在埋头过磅、记账。

巨大的危险从天而降！这时候大石头越滚越快，直冲她砸来，她竟浑然不知。

大荟见状，反应极快，操着大嗓门，连喊带比画：“不好了，不好了，石头！石头！”

柳轩那瞬间傻了，连声“哦，哦”，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

于芝不知道是听到了喊声，或是出于本能，向前跨了一步。几乎与此同时，飞石紧贴她肩头，“呼啦”一下飞过去了。她随之摔倒在地。

山上的人、停车场的人，瞪着眼睛看到这生死一幕，一个个全惊呆了。

稍稍缓过点神，大家都放下手里活计，急忙跑到于芝身边去看。有的连声喊，怎么样，怎么样？

还好，只是擦破点皮，出了一些血。如果再稍稍偏一点，哪怕只是几厘米，后果简直无法设想。

于芝吓坏了。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了。

柳轩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又悔又愧。

## 第二回 探病问伤 春日梨花抒情怀 逗乐搞笑 秋风坡地掀波澜

### 4

山村5月，春暖花开。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在崖头怒放，给青黛色、水彩画般的山峦，带来特有的生命与鲜活。布谷鸟很知时令地“布谷、布谷”叫着，呼唤着农民的耕耘。

在一个小小山凹里，三间显眼的朝阳房屋，青砖瓦舍，窗明几净。用石头垒积的围墙，木条子编织的栅栏大门，鹅卵石铺就的甬道，都呈现出山乡特有风情。

院落前面是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不大不小的溪流，在阳光照耀下，闪着亮光，越过礁石、枯木，向下游时缓时急地淌去。房屋后面是一片偌大的果林。大片雪白的梨花，正盛开着，将整个树冠团团罩住，白得耀眼。粉红色的樱桃花，也开了，好像故意来调节色彩，以免得过于单一了似的。

这里就是于辛堂的家。山里人住得分散，都是独门独院的。他家在山沟深处，更显得幽静。

大荃、柳轩、大齐、小汪几个，提着一网兜子苹果、两袋用包装纸包裹着的蛋糕，来看望伤号于芝来了。

那天突然滚落的大石块，虽说没砸个正着，于芝毕竟擦伤了，流血了。今年20岁出头的独生女，父母从小视若掌上明珠，呵护至极的她，哪里受得了这个呢？连疼带吓，她一下子病倒了。

于家屋内，简朴而整洁。南面一铺火炕，炕梢摆放着一个优质曲莲木制作的棕黄色立柜。立柜上面，整齐叠放着几层簇新的被褥、枕头。下面四扇箱门，镶着玻璃，分别用油漆画着粗线条山水花鸟。立柜的四周，是木匠精心雕刻的简单图案。北面，是一铺长条小炕，摆放些临时用的杂物，宽宽的炕沿也可以坐人。

于芝半倚半卧在炕梢卷起的棉被上，身下铺着厚厚的褥子。左肩被擦破的地方，白色绷带隔着衣服，依稀可见。身旁放着本杂志，封面印有《红灯记》里李铁梅高举红灯，双目圆瞪，怒视日本鬼子鸠山的彩色剧照。她父亲、大队党支部书记于辛堂站在屋地中间，刚要出门，正和老伴交代着什么。于辛堂，解放前夕从山东带着老婆孩子闯关东来到三王寺公社落户的，真正的贫农出身，50多岁汉子，国字脸庞，黑里透红。可能是常年山风吹拂的缘故，皱纹过早地堆在额头，一笑，显得更厉害。老伴是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慈眉善目，没有什么特别地方。

看到大家前来探视，于芝赶紧下地，连连说，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多不好意思，我没事啊！

此刻，她整个人的精神还好。这是个细端详起来长得还不错的姑娘：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头，不胖不瘦。一件淡黄色内衣，扎在深蓝色裤子上，显得干练、利落。两条大辫子，又粗又长。特别是那双眼睛，用小汪的话来形容，大而有神，好像会说话，有点像当年“电影明星白杨”。唯一的缺欠，就是牙不太好，有些黑，还有点凸。不过，比一般的农村女孩子，她还是靓丽多了。

落座以后，于辛堂用一根尖端栓着铁钩的长木杆，从被烟熏火燎弄得黑乎乎的板棚上，钩下一筐核桃、一篮山楂，捧给大家吃。大